



JUN QING

WEN II

过去更耀眼。那未被神秘面纱拂去的

峻青文集

这，既是复活者的悲哀，也是“复活”
第五卷
的幸运。这幸运是令人艳羡的。为此，我原

的主持：为他举行“活作告别”。以奉献

“逢知惊梦度，



JUN GENG
WEN II

Jun Gengw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峻青文集

Volume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llection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China

1980

峻青文集

第五卷



散文、诗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散 文

沙翁复活记.....	(3)
人共一轮月.....	(30)
洛阳三月花似锦.....	(44)
蓬莱奇观.....	(61)
黑山岛放飞记.....	(66)
云门山遇险.....	(75)
梨乡小记.....	(82)
为有源头活水来 ——胶东纪行.....	(89)
树铭.....	(93)
火神.....	(99)
昆山三宝.....	(103)
青山两边.....	(109)
良宵人醉南音风.....	(128)
蓬莱抒怀.....	(134)
罗湖一页.....	(141)
海祭.....	(158)

梅魂

——丁玲周年祭..... (180)

悼立波..... (195)

巢湖之滨吊英魂..... (220)

怀俞林..... (242)

哭芦芒..... (250)

长城寄哀思

——芦芒周年祭..... (262)

沉痛的悼念..... (273)

看斗

——童年生活回忆片断..... (277)

打更..... (287)

风雪

——童年生活回忆片断..... (294)

风林

——童年生活回忆片断..... (324)

狠虎

——童年生活回忆片断..... (351)

开蒙

——童年纪事之一..... (362)

看瓜

——童年纪事之二..... (373)

偷读

——童年纪事之三..... (401)

探监

——童年生活片断·····	(412)
在山城查库巴尼	
——旅波日记之一页·····	(444)
五月的布拉格·····	(449)
在塔特里山上·····	(458)
多瑙河畔·····	(466)
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天·····	(475)
在古丝姐·伏契克娃家里·····	(486)
访工人作家甘尼亚·····	(498)
在比尔森州·····	(508)
温泉之游·····	(518)
吉卜赛人(一)·····	(527)
吉卜赛人(二)·····	(539)
吉卜赛人(三)·····	(550)
雨夜之行·····	(561)
里地采的鲜花永远开放·····	(569)
胡斯与日西卡的故事·····	(581)
捷克历史的民间传说·····	(603)
大盗亚诺什·····	(630)
春在华沙·····	(641)
在萧邦故居·····	(654)
在台湾岛上·····	(663)
古都克拉科夫·····	(702)
地下水晶宫·····	(713)
决不许奥斯维辛重演·····	(721)

焚尸炉前的拍照·····	(734)
在普希曼诺夫斯基家里·····	(742)
难忘的旅行·····	(749)
久违了，莫斯科·····	(758)
莫斯科一日·····	(766)
红场上	
——访苏散简·····	(770)
高尔基故居·····	(778)
墓前的沉思	
——访苏散简·····	(787)
雅斯纳雅的歌声	
——托尔斯泰故居所见·····	(795)
森林别墅之夜	
——访苏日记之一·····	(801)
基辅，您好	
——应乌克兰《世界文学》之约而作·····	(806)
基辅一日	
——访苏日记一页·····	(812)
九百支火炬	
——访苏散简·····	(818)
火炬，永不熄灭	
——访苏书简·····	(823)
皇村沉思	
——访苏散记·····	(830)
徜徉在美的海洋里	

——冬宫历代名画观感·····	(839)
苏联印象·····	(846)
诗画证翰缘·····	(860)
泼水节在曼谷·····	(868)
同根树·····	(873)
诗 歌	
半岛寇深·····	(883)
“七七”抒怀·····	(883)
感时·····	(884)
南征诗抄·····	(884)
咏秋菊·····	(888)
普天欢·····	(889)
春光曲·····	(889)
抒怀·····	(890)
久旱遇雨·····	(891)
赠友人·····	(892)
送别友人·····	(892)
挽常溪萍·····	(893)
杂感·····	(893)
病中咏燕·····	(894)
病中吟·····	(894)
悼芦芒·····	(895)
贺《芒种》复刊题画诗·····	(896)
赠友人余修·····	(896)
病中杂感·····	(897)
题墨竹·····	(898)

题《富贵图》	(898)
病中吟	(899)
题《石榴图》	(899)
题《枇杷图》	(899)
题《山菊图》	(900)
题《墨梅图》	(900)
题《牡丹图》	(900)
无题	(901)
病中偶感	(901)
惊闻周立波逝世噩耗	(901)
答郑州友人	(902)
六十抒怀	(903)
看昙花有感	(903)
塞外诗抄	(904)
三峡杂咏	(907)
三八节怀旧	(911)
黄山杂咏	(911)
中州杂咏	(914)
为招远李振芳作《墨梅图》并题	(919)
浙行吟草	(919)
广州春节赏牡丹有感	(924)
为浙江瑞安县之小学生刊物《小花朵》 创刊五周年题词	(924)
为拙作《三峡山水图》题画诗	(925)
三湘吟草	(925)
桃花源	(926)

题《富贵图》	(927)
题《蕙兰图》	(928)
自嘲	(928)
题自画《墨梅图》	(928)
赠庄礼文先生	(929)
题山花图	(930)
题芭蕉绣球小鸟	(931)

散 文

沙翁复活记

这里记述的是一位我非常钦敬的挚友——屈原研究专家文怀沙教授。这是一件戏剧性的死而复生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1986年10月。

天高气爽。我来到我的故乡胶东半岛，参加烟台艺术节。正当我沉浸在亲切而迷人的艺术享受之中，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文怀沙教授逝世了。带来噩耗的是一位刚由上海赶到烟台的朋友，我不禁大吃一惊。怀沙兄虽年长于我，但素来体健神旺，他是侪辈中罕见的矍铄一翁。更何况不久前，我还接到他来自北京的信呢，真是难以设想，他竟会如此突然匆匆离去。我不能、不愿也不敢相信。但是，这位上海来的朋友告诉我。消息千真万确，决非讹传。5日早晨，他在上海家中，亲耳听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并且，他还带来了新近出版的《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我打开了报纸，一段编者按语赫然在目——

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文怀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本期《作家与作品介绍》将播送他生前为电台吟诵和讲解《诗经》中的两首诗：《伯兮》（卫风）和《黍离》（王风）。

文怀沙的讲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我们理解这两首诗将有所裨益。尤其文怀沙先生的古诗吟诵，用的是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吟诵方法，对于广大古典诗词爱好者来说，是难得一饱耳福的机会。

那位上海来的朋友，还告诉我他在上海不但收听了电台的这段编者按语，还收听了“已故”的文怀沙教授“生前”的讲解和吟诵《诗经》的录音。这段录音是他在50年代初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时录制的。

30多年后的今天，又一次在上海重新播放了文怀沙当年的录音。

这，就不由你不相信这不幸消息的可靠性了。

我当即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发了一封唁电，给他在北京核桃园寓中的家属。

从那以后，我一直心情非常沉重，甚至艺术节中的京剧、吕剧、胶东大鼓、海阳秧歌、掖县剪纸等等富有故乡生活情趣的精彩节目和展览，也激不起我多大的兴味了。

烟台艺术节结束后不久，我返回了上海。

久出甫归，家中积压各地来的书稿信件已经很多很多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清理这些信件，我想从这当中，找到一纸来自怀沙兄家中的来信或讣告；我想知道文老究竟系因何病而如此突然谢世？忽然在一天上午，电话铃响了起来，从耳机中传来了一阵清晰而爽朗的声音：

“峻青吗？”

呀，声音好熟！还未等到我辨别出来，就又听到：

“我是怀沙呀！”

啊，怀沙！我简直愣住了，呆呆地立在那里，手里擎着话筒，半晌说不出话来。

电话里又响起了一阵宏亮的笑声：

“怎么，你感到意外是吧，是不是以为鬼在给你说话？是的，我曾经做过鬼；现在又复活了。哈哈，你想不到吧？”

我更加莫名其妙了，赶紧问道：

“你现在哪里？”

“在上海，离你不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糊涂了，一刹那间，我竟然怀疑自己神经出了毛病，又怀疑是在梦中？我仰头望望窗外，窗外是明晃晃的10月的阳光，对面静安宾馆楼顶上的红旗，在晴朗的碧蓝的秋空中飘扬……

这分明不是梦，一切都很正常。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在电话中大声地问道。

“说来话长，见面时再详谈吧，我就来。”

不一会，他来了。

依然是银髯飘拂、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潇洒风流。

“鬼来了：我是三楚鬼雄。”一进门，他就笑嘻嘻地说。

依然是那么诙谐幽默、妙趣横生。

随着他旋风般的突然到来，沙翁死而复活之谜，终于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心中解开了。

二

这事近因出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马学鸿，是一位为人正直热情而又对文学、特别是对古典文学有相当造诣和修养的中年人。有一天，他在电台库房的故纸堆中清理旧节目，突然发现了文怀沙先生50年代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解《诗经》的大录音磁带，顿时眼前一亮，喜出望外。因为早在二三十年前，他就常从电台中收听文怀沙教授讲解和吟咏古诗词的节目。那时而高昂激越时而沉郁苍凉的悦耳动听的韵律，总是把马学鸿带入古典诗词中那种深沉典雅令人神往的境界。这情景，至今回想起来，犹为之迷惘、激荡……遗憾的是，从那以后，这30年漫长的岁月中，他再也没有能够从电台中听到如此精辟的讲解和摇人魂魄的吟咏了。它仿佛成了人间绝唱。

马学鸿曾经一再感叹当时的录音技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普及。要不，录下来经常听听该有多么好啊！

马学鸿不仅酷爱文怀沙教授对古典诗词的讲解和吟咏，他尤其喜爱文教授对屈原诗歌的今译。马学鸿深深懂得：译解古典诗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注重训诂、阐述义理的往往传递不出原诗的情感神韵；而注重情致、讲究文采的又常常文过其意，神貌分离。而读过文怀沙教授的屈原诗歌今译的人，却无不钦佩他探幽发微、钩玄提要的眼光和学力；更无不叹服他把两千多年前深奥奇僻佶聱难懂的古代楚语化为激情澎湃文采昭然的现代语体诗的才华和热力。

像一个饥饿到极点的人突然获得了美食一样，马学鸿对于他这故纸堆中的无意发现，兴奋得心都颤抖起来了。他万分庆幸他的这一发现，他更想把这一珍贵的发现，连同他的喜悦一起播出，让更多的广播听众来共同分享。于是，他就立即着手，把这盘珍贵的录音，制成盒式带，编成节目。

节目编好后，他准备写个按语，这时，他忽然想到：这盘录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30多年前录制播放过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重播过，文怀沙教授的名字，也仿佛从那以后就消失了。这按语应当怎样介绍作者呢？他也曾向周围的同仁们探询过，不少人听说过先生在“文革”中身陷囹圄，多年来没有信息，早已作古了。于是，马学鸿就在文教授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两字，这与其说是想引起听众对这盘劫后幸存的录音带的珍惜，还不如说是出于马学鸿本人一种特殊的感情，寄托着他那无言的哀思。

节目就这样播出了。

节目播出后的那天早晨，首先为之震惊的是文怀沙教授的在上海的老哥哥。这位八旬老翁当即赶到电台去进行质问，老翁非常激动，并且发了脾气。

这时，文怀沙还“蒙在鼓里”，但很快地，为表示哀悼来自日本的唁电和长途电话，引起了极大的震惊。他简直如堕雾中，啼笑皆非。

这其中，又收到了我的唁电……

最为震惊的还是电台，特别是马学鸿先生。

他岂止是震惊，而且深深地疚歉、惶恐。这个朴实敦厚的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对文教授的一片纯真热爱之情，竟然化作荒诞的有害之箭，伤害了他向来最为崇敬的师长，蒙骗了热心的听众，也给电台和他本人惹下了大祸，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正当他陷于极度愧恶、惶恐之际，一封来自北京核桃园的书信，寄到了他的手中。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拆开了那信封上写着“文斌”的信，只见那信上写道：